

龙飞录

龙 飞 录
宋·周必大

绍兴三十二年，岁在壬年，六月丙寅，朔。

戊寅，宣赦文德殿，首尾词翰林学士洪遵草，其间有云：“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，皆得之间安视膳之余。”盖用御批语，人传诵之。圣旨：“朕欲日朝德寿，太上谓恐废万机，劳烦群下，委礼官重定其期。”礼官请用汉帝故事，五日一朝。

辛巳，监察御史以上诣德寿宫起居，辅臣略至榻前，太上幞头、宽袖、赭袍、玉排、方带，中官八人分立殿下，惟施伞扇，不鸣鞭。

乙酉，祠部员外郎刘藻卒。藻字昭信，福州人，进士。入官颇穷易，通《礼》学。陈诚之在西府，荐为学官，改枢密院编修官，除国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学教授。教授本专用馆职，王十朋既去朱倬以命藻，而降旨云：“教授阙，差馆职学官兼领。”俄擢祠曹郎，而兼职不改也。东宫立，宰执请迁王府官僚，太上曰：“小学何劳之有？”止迁史浩、张阐。时藻已被病，未几卒，年六十四。赠秘阁修撰。三皇子各贖银绢百。藻初被召，尚在选调，吏误召岭南人京官刘藻，久之始悟，朝

廷除广州通判遣之。至是藻卒，而刘藻适自梅州守乞致仕，异哉！

己丑，太上以车驾五日一朝为烦，诏用朔望初八、二十二日诣德寿宫。

辛卯，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，太上令止进四万贯。

甲午，文德殿宣诏书，上太上皇帝尊号曰“光尧寿圣太上皇帝”，太上皇后曰“寿圣太上皇后”。先是，礼官与执政已定此号，然后令有司集议。二十二日，侍从台谏礼官会于都堂，左相援笔书云云。或谓尊号始自开元，至元丰罢之，万世不可易也。汪圣锡持此议尤力，给舍台谏多从其说，故不签议状者大半，而洪翰林已草寿圣之议矣。二十三日，进呈，奉旨恭依。汪圣锡、徐敦立二侍郎及给舍台谏，各以状申都省，云：“尊号既非矣，而光尧近神尧，寿圣乃英宗诞节，且尝名寺，不可用也。”二十五日，遂降旨，谓已奏知太上，‘不容但已恐’数字未善，更令金安节、张震等商量，疾速奏来上。金彦亨在禁从签书中官最长，而真父台谏之长故也。明日，彦亨、真父等请再集百官议。二十

七日，圣旨：“不须别议，愿与签书前议者听。”诸公知不可回，皆与签书。

七月朔，丙申，先天节假连日，蜚蝗自宣湖入临安界，绵亘数十里，所过赅其山，而不甚害稼。江浙间三十余年前尝有之。

丁酉，监察御史以上赴德寿宫起居，既卷班辅臣升殿问圣躬，次从官，次杨存中、赵密、田师中、郑藻等，太上有所奖谕，存中等曲谢三四。客云：“豺能杀虎，鼠可害象，事固不可忽也。”

戊戌，粮料、登极赦诸军优赏，共支银三十八万三千一百余两，殿前司捧日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一十九万四千一百余两，马军司龙卫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五万四千三百余两，诸军司神卫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九万九千七百余两，诸百官司等处三卫差到军兵自都虞候军额等至长行三万五千余两。

己亥，百官受誓戒于尚书省，奉敕摄光禄丞，以此月十四日皇帝亲飨太庙也。《按国朝会要》，无即位亲飨故事，太常官北附郊祀定此礼。初，请乘玉辂，上不

许，稍令裁定。

癸卯，德寿圣旨：‘前尝止宰执等月内两次到宫，今闻尚与前说不异，缘宫前无待漏处，缓急阴雨，使百官暴露，殊不安怀，可今后只初二日率从官同一次来。时宣麻，张浚自特进大观文除少傅、江淮宣抚使，进封魏国公。昨日，锁院刘共父当直，不召，就式假中宣史直翁。初，三省议除少保封次，国制出，乃少傅大国。或云：直翁与谋。陈揆不乐曰：“真内相也。”’

戊申，赴太庙致斋，大雨终日夜，暴风达旦，轩簸可畏，太史局奏地震。

己酉，五更，皇帝亲飨太庙。初行礼，大风，既而雨作，张魏公申请，内一项除申朝廷用状，余皆札子。或谓：非见执政不当如此。

癸丑，圣旨罢御前激赏库，归左帑，谓之南库。从袁仲诚谏疏也。自秦氏敛中外之财输御前，虽时有进纳，而三省密院移用为多，有司莫得稽考。上锐意除去，士大夫以为盛举。又有三省密院激赏库顷尝裁定，岁给十万缗而已。汪圣锡云：‘吕元直为相，堂厨每厅

日食四千，至秦桧之当国，每食折四十余千。余执政有差，于是始不会食。”胡明仲侍郎尝谓：“虽欲伴食，不可得矣。”

丙辰，临安访求岳飞坟，在钱塘门外，当时私号贾宜人坟，今将以一品礼葬之。

癸亥，内侍李焯罢提举军器所。初，上以器械不犀利，工部军器监未尝问，故以付焯而不令隶部。监台谏谓：“建炎间太上尝以此委中官，未几废罢，新政岂宜如此？”上颇然之。有只为题目不好之语，既而焯张大其事，日有启请，且辟置官属。上意于是向焯。谕真甫仲诚云：“祖宗朝，中官尝掌兵，此亦何害？”二人论奏不已，遂降御笔云：“览卿所奏，备见忠说”云云。已令复隶部监，然焯犹未罢也，二人再论列，而任信孺、陈应求因内殿引对，亦及之。及令焯自请罢提举，而改用统制官辅逵等。

甲子，洪景卢张才（院本作方）甫入门，国书略曰：“使介来庭，緘题越式，固违群议，特往报书。”又曰：“宜靖既迁，楚齐继及，叙海道，定君臣之事。”又曰：“

海陵失德，江介兴师，过乃止于一身，盟固难于屡变。”（亮既死，追封岐国王，后改谥海陵炀王）又曰：“尺书侮慢，既匪藩臣；寸地侵陵，又违誓表。”又曰：殊无致贺之词，继有难从之请。又有“若使干戈不息，赋敛繁兴，坠民涂炭，咎将谁执”之意，而未句云：“尚敦旧好，勿徇群言。”初，景卢在境上，与接伴约用敌国礼，接伴许诺，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。才入燕京，尽却回，使景卢依近例易之，景卢不可。于是肩驿门，绝供馈。而馆伴者云：“尝从景卢父尚书公学，阳吐情实，言勿固执，恐无好事，须通一线路乃佳。”景卢等惧留，易表章授之。既入见，使副例不跪，至是皆跪，虏主传令云：“国书不如式，不当受，可付有司。”其诡诈虚喝类此。

八月己巳，成闵保奏：“瓜州及皂角林阵亡将校长行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。”其实皂角林所丧甚少，而瓜州之败恐不止此也。

戊寅，宫门早二刻开，行事官朝服入，赴大庆殿各庀其职。皇帝服通天冠，绛纱袍，发册宝讫，还。

内臣僚当服出和宁门，导册宝诣德寿宫。有顷驾来，太上皇帝御殿，皇帝入拜殿上，奏册宝讫，行事官归班，百官拜舞称贺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讫，退。昨晚诏迎天竺观音祈晴，今日雨意垂垂，仅能成礼。有旨：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上尊号，进银五万两，寿圣太上皇后三万两，八月二十一日生辰进银三万两。先是，有司引唐顺宗故事，虽在钦宗服制，不妨上册宝，但欲设乐而不作，礼部郎官刘仪凤以唐实行易月之制，与本朝不同，著议甚典丽，然卒从有司所请。

丁亥，除起居郎。

己丑，后殿侍立退诣文德殿拜表，请以会庆名圣节，殿门待班幕次台谏皆设倚，近臣则各以交床自随。徐敦立相戏云：“罚却倚子矣。”

癸巳，拜第二表，请圣节名。是月九日奉旨吴拱保奏：今年二月五日，西京差金人攻汝州，追赶过河。又二月二十四日，直来城下，掩击败走，及发兵深入，收复永安军，并永宁、福昌、氏水等县；并金人攻打蔡州，遂发统制王宣等前去确山县解围等事，保明

实立功官兵二万五千五十四人，奇功一千四十八人，各特转两官资，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人，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，第三等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人，各特转一官资。

九月朔，甲午，驾诣德寿宫，上御内殿，（即讲殿）辅臣奏事毕，自祥曦殿登辇。祥曦，旧殿名，今面西，常日但为行廊，凡驾出，辅臣若无奏事，则径于祥曦设御座鸣鞭，山呼如仪，左右史例随，应奉官两拜起居，次宰执、从官、亲王、使相等两拜起居，班退而辇升。左藏库册宝支赐银八千两，绢九千匹。

乙未，早赴德寿宫起居，退诣文德殿听批，答所请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，宣允敦义云：魏申谓汉宣帝、光武、唐肃宗皆亥生。（更检光武纪，中元二年注云：是岁在丁巳，则光武乃生于丙辰，范晔论曰：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。）

丁未，敕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右正言袁孚知温州，孚论德寿宫中官梁康民欲就宫侧开酤事，上批其章云：“览卿所奏，及德寿宫，朕令询问，即无此事，朕

心悚然，今后论事毋或如此。”寻批出，除孚吏部郎官，大臣以为不可。孚请去，故有是命。寻又除直秘阁。丁巳，兼权中书舍人。

十月辛巳，闻吴璘舍德顺归秦州。

癸未，旬假，宣麻，张子盖以海州解围立功，加检校少保。十余年来，武臣节度使一转即拜真太尉，臣僚论其太骤，乞复检校官，遂自子盖始。

十一月甲午，早赴德寿宫起居，韩知阁怒云：“绍兴七八年间，同莫将使金国，不许至其都，止燕山以待。久之，报虜主来，将等亦不得见，但呼至都堂，其宰相等五人设榻坐堂上，将等立白事，屡被诟辱，几不可堪。既留国书，即徙将等于涿州驿中，伺守颇严，遇太守来招议事，将恕以下皆朝服步往，未尝给车马也。”

乙未，以内教权罢讲筵。是日，当未讲，旧例：临安具酒饌，比亦废此礼，学士院设食三品而已。时洪翰林兼侍读。

丙申，镇江张子盖遣契丹归正人萧鹧巴来，译者谓契丹为金人所败，此曹遁以来，然未可信。

戊戌，讲筵所例赐冬至节仪：讲读官钱五十千，酒六斗；修注官钱三十千，酒四斗。

己亥，就都亭驿赐萧鹓巴等四十五人御筵，酒七盞。初议遣从官押宴，予与给舍白宰执止之。

庚子，日南至，稍晴。早入丽正门，赴文德殿，拜表称贺。过祥曦殿起居，从驾诣德寿宫，皇帝入，大次，百官班殿下，皇帝步入，小次，太上皇帝御殿应奉官礼官导皇帝自东阶升，北面四拜讫，西向立，百官拜舞如仪，礼毕，皇帝从太上皇帝还内，班退归幕次，末后从驾回。是日，太上宣萧鹓巴等入宫击球，赐银碗有差。

戊申，诏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隆兴元年，曾子宣日记有此号。

壬子，旬假，雨中访务观，务观约韶美少稷至能共饭，务观云：“尝记先人说，红鞞饰带，始唐庄宗施之，优人程俱致道云：迩来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云：‘滑台贾昌朝画像，犹是黑鞋金玉带。’不知红鞞果起于何时。”

丙辰，张震除中书舍人，或谓庙堂有所疑，故峻迁使去风宪。上谕三省云：“震知无不言，言皆当理。”遂谕当制舍人载之训词。真甫辞免云：“自太上中兴，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，未有径除三字者。”

十二月戊辰，省札坐同知枢密院事张焘所奏，并降御札，召侍从两省台谏赴尚书省，拜受讫，就都堂给笔札，令条具时弊，仍各谕其官属次第，以闻众议。乞许三日内条对，逐具奏闻。

己巳，景灵宫行香，御笔督条对，史参乞少宽之，务令详尽。上亲批数十语，大略谓：“近臣非若疏远之士，不知时务，今宣之于口，书之于简，何择焉？若徇人情，朕所不取。”史参又奏：“陛下固欲知时弊，非掩士大夫不备，而穷其所短也。”并缴洪翰林以下所按仁宗给札故事，退而条具，上乃从之。

乙酉，微雪。越人以欲雪而日光穿漏为雪眼。

己丑，百官赴太庙门外，班迎安穆皇后神主，退入幕次，俟丁时祔神主于别庙。礼官初欲依荐享例用乐，予奏云：“荐享为祖宗，故不以钦宗余服而废乐，

虽别庙亦可就用。今安穆乃钦宗侄妇，不可用乐。”周元特亦论之，诏可。

庚寅，秘书少监陈棠卒。棠字德邵，常州人，年六十二。近秘阁柱裂，有大声，人以为长贰不祥之应。

隆兴元年岁在癸未，正月癸巳，晴。虜人陷水洛城，城在德顺军秦州之间。虜先以兵与吴挺相持于德顺，一旦焚寨引去，挺不疑其伪遁也，不为备。虜自间道径趋水洛，断我师归路，而城中兵甚少，故陷之。

丙申，盱眙报：蒲察徒穆领兵据虹县。徒穆，故泗守也。自失其地，即寓宿州，睥睨故疆而不可得，既陷虹县，遂称泗州居之。

庚子，宣麻，史浩拜右仆射兼枢密使，张浚拜枢密使，都督江淮军马。昨日，拟定魏公除目，上以笔圈去枢密使三字，止升都督。今早执政奏事，闻之，请如初议，而制已付阁门，遂用旧文首尾词告廷，而令直学士院刘珙归改其词行下。是日，锁礼部贡院，敕差翰林承旨洪遵知举，兵部侍郎周葵、中书舍人张震同知，以免

解就试人众，增参详官二人，点检官四人，国子司业王十朋为别院考试官。

戊午，贡院言承指挥比前举取过人数，其添取一百人，检照前举，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，终场取过二百五十四人，今合取三百五十四人。而去年覃恩免解徐鼎剑州不曾申到数目外，国学一千三百四人，建宁府一千八十九人，洪州二百三十八人，宣州二百七人，已上其二千八百三十八人。内有八百六十五人未来就试，今乞于增添一百人额内措留三十人，充未到合取之数，从之。贡院言：常举共得钱一万二千贯，酒二百石，今官吏增多，乞增钱六千贯，酒一百八十石，诏给半。

二月甲子，蜀中正月探报，虜人据水洛城，吴挺弃德顺间道归。

丁卯，徐稚山侍郎论秋菊落英事，予谓有二说：一则为花落色衰之落，一则落训初，如所谓访予落止者，义见《尔雅》，盖取菊之初英食之。

戊寅，吴拱正月二十八日军前申状云：“尙起胜军，

皆自德顺拔归，胜军颇多亡失，我师焚秦州，退保皂郊。”

三月壬辰朔，张魏公缴进北界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回书来，上其式云：志宁白宣抚执事。书词大略谓：“向者新主初立，即舍淮南地，先遣信使，而宋国袭我归师，稍侵吾疆，今得来书，以天时人事逆顺为言，固争旧礼，不议他事。且陕西所失地近已克复，将士或执或死，其数甚多，此由宋国贪土地之故，不顺天意，不惜人命，以致此也。志宁材虽不武，被命分阃师之进止，得以专之，倘能先归侵地以示诚款，则复往之礼乃可徐议。今则按兵不动，以俟来音，宜深思熟虑，毋贻后悔。”初，魏公以其拒我使者，邀索旧礼，尝移书开谕之，故复用此意来答。

甲寅，夜与共甫宿省中，来日覆试权要亲族过省者。

乙卯，雨作，寒，引试七人“礼义积而民和亲论”。初，秦氏以子侄窃高科，而诸将亦行赂效之。桧死，议者请按乾德、咸平故事，凡两省台谏侍从以上谓之权

要，其有服亲登第皆令覆试，虽有旨依而未尝举行。今岁赵密之子右承事郎赓过省，众疑其假手也，欲验之，而赓果托疾不来。

四月壬戌，奉祠出都。